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60期(2025年11月27日) WWW.MINGHUI.ORG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83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4,917,691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预计将持续到本月下旬。

本期内容提要

- 【大陆法会】二十六年的路 师父在成就我们
- 【大陆法会】突破私心 慈悲劝退警察
- 【大陆法会】作为修炼人 什么人心是不该去的呢？
- 【大陆法会】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讲真相的使命
- 【大陆法会】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目 录

◆大陆法会

二十六年的路 师父在成就我们	3
突破私心 慈悲劝退警察	8
作为修炼人 什么人心是不该去的呢?	15
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讲真相的使命	24
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28
讲真相讲故事 警察、亲友都信服	32
向内找去人心 讲清真相 无条件解除取保候审 ...	41
脱去“私我”人壳 在法中升华	48
由同修被非法关押想到的自己的问题	55

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对待不正确的状态也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魔难，我们不是消极承受，而是要积极反迫害。

师父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那么这个“怕心”是哪来的呢？是为了保护自我不受到伤害而形成的观念。那天同修说，什么是观念呢？有的同修说是“人心”，我也不是很清晰。当天晚上学法，看到师父说：“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象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你今天修的好一点化掉一些，明天修的好化掉一些，后天修的好化掉一些，渐渐的你真的能正念十足，那个热量也大起来了，就把它全都容化了。”（《各地讲法十一》〈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同修A对我这个大姐一直是很尊重的，配合中也没什么间隔。写出这句话我才悟到，是同修在配合我，而不是我在配合同修，嘴里整天说甘当“绿叶”，实际上是党文化使然。

在营救同修中，不是议论同修有什么不足，而是向内找自己的执著心，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使邪恶消失遁形，才能多救人。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四、争斗心、干事心

去年在打印台历的过程中，同修A要我们使用打印机的二纸盒，打印机一共有两个纸盒，二纸盒容量大，放的纸张多，比较省事。可是二纸盒上纸出现问题，机器运行好几下也上不来纸，我们就用了一纸盒。同修A看到我们又用一纸盒，就语气不太好的说：“我不是让你们用二纸盒吗？”我就解释说：“二纸盒上纸慢，不好使。”A说：“怎么就慢了，好使！”我说：“你问问其他人”。另一个同修也说是这种情况。可A还坚持说：“好使”。因为这一幕在以前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我们就在A不在场的时候偷偷的使用一纸盒。我便脱口而出：“那你认为我们是在说谎呗。”说完就后悔了，我这不是党文化的争斗吗？

打印机一台接一台的停摆了。我回到家中，打开师尊的《各地讲法十》学了起来，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向内找不是嘴上说的，并且是无条件的。我就当着项目中所有同修的面，曝光了自己的党文化中的争斗心、坚持自我的干事心、被冤枉的委屈心、不愿意被说的妒嫉心等。请师尊加持，打印机都好使了，顺利的完成了真相台历的制作。

五、怕心

在我的印象中同修A是比较理智、注意安全的一个。可是这次却在车库中被掠走大量财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邪恶什么都知道。尤其是现在什么大数据、手机监控、摄像头等。那么我们在旧势力操控的这样一个恐怖环境中要怎样修炼呢？

师尊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同修，旧势力也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们的一思一念。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和魔性，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师尊安排的成神之路，一个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都知道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

二十六年的路 师父在成就我们

文：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一朵朵艳丽的小花（家庭资料点）顶着狂风骤雨顽强的开放了。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魔头时，协调同修事多，忙不过来。我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把身边同修写好的“诉江”状按明慧的模板一一整理，打印。大家经过几次交流，互相配合，把“诉江”状顺利的发送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并获得签收。同修们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地区“诉江”的同修无一人受到邪恶的干扰迫害。

——摘自本文

我修炼法轮大法路上的点点滴滴，象众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洪流中的一颗颗小水珠，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晶莹剔透。弟子双手捧起，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献给慈悲伟大的师父！

我静心梳理了走过的二十六年漫长却又短暂的正法修炼之路，一幕幕象是发生在昨天，依然清晰。

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体重不足百斤的瘦弱的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超过我体重的真相资料，穿过乡村小路往回走。每当有上坡路时，感觉连人带车象要被车后的重量搬过去似的。我使劲按住车把，心里求着师父，每次我都能把真相资料平安带回。

夜深人静时，我常与同修配合，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的家门口。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朦胧的月光下，我刚走进一条胡同，两条黑色的大藏獒从一家半开着的门内急速窜出来，直接扑向我。我的思想象被抑制住了，没有一丝念

头，把手里的资料一扬，轻轻说了声：“回去！”两条大藏獒听话的转身回去了，没叫一声儿。

当时不怕，但走出胡同后，后怕的不行。我与同修会合时，浑身依旧在不住的发抖。同修搓着我冒着冷汗、冰凉的手，不停的说：“别怕，没事儿，咱们有师父！”

一次，同修带着怀着六个多月身孕的我，往某国道的路边树上挂真相条幅。当看到远处闪着警灯的警车驶来时，我们快速的滑到路边的沟里。同修一下子趴在我身上，生怕我身体的哪一部份会暴露。我们安全回家后，我俩相对而笑，笑出了眼泪。同修说：“我真傻，那会儿忘了你还（怀孕）挺着大肚子，当时只是想着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你出事。其实如果我被发现，那不等于你也被发现一样吗？！”我一直笑着，抹着眼泪，我看到了同修那颗为他的金子般的心。

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魔头时，协调同修事多，忙不过来。只有初中文化的我，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把身边同修写好的“诉江”状按明慧的模板一一整理，打印。大家经过几次交流，互相配合，把“诉江”状顺利的发送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并获得签收。同修们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地区“诉江”的同修无一人受到邪恶的干扰迫害。

同修被绑架迫害时，为了能近距离发正念，协调同修让律师与法官协商，希望能以家属身份旁听。在律师进看守所与法官协商时，我们六个同修搀扶着被迫害同修年已八旬的父母，在门卫处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登记。我们发着正念，堂堂正正的走进看守所，并打听到在哪栋楼里开庭，奇迹般的通过楼下有人把守的电子门，顺利的坐在大厅里发正念。

大约二十分钟后，过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大声喊叫着：

焦头烂额，还看不到成绩。和明慧网那些同修二十多年默默的付出相比，真的是惭愧的无地自容。

由于我的依赖心，使同修A忙的没有时间学法，奔波于各个资料点。既要营救妻子同修，还要上班。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其实是私心，还美其名曰发挥不同的特长，完成不同的使命。

同修被非法关押，我惊醒自己的不足后，除了参与营救同修外，还要让同修放心，保证当地同修在救人中资料的需求，正常运作。虽然有压力，在师尊的看护下，在同修无私帮助下，问题有一部份圆满解决了另一部份也在逐步解决中。

三、埋怨心、急躁心

去年真相台历明慧网已经发表快一个月了，听说有的地区都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便着急起来了。好不容易等到我们也要开始了，可到同修那里一看傻眼了，六台打印机都不能用，修理了十来天还是不能运行，我当时想：都知道这个时间要做台历，为什么不事先把机器准备好啊？资金早就到位了。心里埋怨，嘴上只是说：“尽快解决吧！”过两天同修反馈回来消息，A说，在我埋怨的时候，他都没吱声，意思是他修自己了。我听了更动心了：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不能说话，一开口就说我“怨”，那不说话怎么解决问题呢？觉的好委屈。

这时师尊的法显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欧洲法会讲法》）我怎么只想着让别人去做，自己不去做呀。还用分工协作来当借口。出现问题了第一念就是“怨”，心里“怨”也不行，别人也会感觉的到，因为我拧劲了。找到了自己的人心，平和的提出了两条可行性建议，把自己摆在其中，而不是在其外去“指责”，事情顺利的解决了。

题，在去的车上我就一直在喋喋不休，当时没意识到。到了同修家里，我正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当着好几个同修的面，尤其是陌生同修的面，A突然打断我，原话我忘了，意思就是让我闭嘴。在震惊中，我一句话也不说了，同修们交流什么也听不到了，默默的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妒嫉心、爱面子的心，并且强烈到已经让同修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从此以后主观上不愿与同修交流，觉的自己很差，不再夸夸其谈；即使交流，也是在同修建议下，才说出自己的认识。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并且努力去实修。可是却产生了一个心结，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同修A脾气急，怕受到伤害，看到有人心也不及时指出来，只是和其他同修叨咕叨咕，意思是让别人去说。保护自我的心多强啊！

尤其是在这次非法抄家中，损失了大量的财物，其中有几万元的现金。去年在年底项目结束的时候，我的思维中忽然显现师尊关于财务公开的讲法，现在想来是师尊的点化。我就和大组的同修说，得和A交流一下此事，同修也表示有必要。由于忙着送台历和要过年了，期间也没遇见同修A，此事便一直拖着。在泪眼蒙眬中，深深的痛悔，感到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同修。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一些呢？为什么就不能为同修着想一些呢？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自我呢？

二、求名的心、依赖心

退休了，全身心溶入到证实法中来，圆了我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的梦。在其它项目上，我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在大街上小风一吹，真是惬意。热情洋溢的劝退一个世人，把名字记上，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好有成就感哟！实则求名的心已经很重了。搞技术则是整天坐在电脑前，到半夜是常态，有时卡在瓶颈中，几天也突破不了，忙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赶快出去！”见我们没人搭理，他冲着门口喊：“谁让他们进来的？”守门的门卫跑进来，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的责骂着。门卫惊愕的看着我们，突然回过神来，几近发疯般的往外撵我们，我们只得出来。

在门口，门卫还不停的骂骂咧咧。我向前一步站到门卫面前，平和的说：“大哥，你先别生气。谁家遇到这样的事不担心哪？再说我亲戚是好人，他并没犯罪，你看看他父母。”我的话没说完，门卫一下停住了骂声，低头走到楼下的阴凉处，默默的站在那里。

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一朵朵艳丽的小花（家庭资料点）顶着狂风骤雨顽强的开放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成了这万花丛中的一朵。当时我没有一点电脑基础，一切从零开始，感觉自己真的就象站在一个“0”里，不知从哪里可以迈出去第一步。

技术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很长时间才能见面一次。第一次技术同修教了一些电脑的基础操作，鼠标的使用，键盘上哪个键的名称，用途等。同修边讲边操作，走前一直嘱咐我多练习。同修走后，我大脑一片空白，同修教的一点都没记住，除了会开机、关机外，不敢碰任何地方。每天晚上，我都抱着电脑发愁。

一天上班时，看到厂长在训斥一个外地来我们厂里打工的小伙子。厂长说如果他再晚上出去打游戏到下半夜，就不让他上班了，因为休息不好，开机器有安全问题。我一听他会电脑，就找机会靠近他，问：“你爱打游戏，是谁教你电脑的？”他很自豪的告诉我：“大姨，电脑不用学，你就拿着鼠标点，点不坏的。等你把电脑点坏了，你就成了电脑高手了。”

小伙子的话我并不理解，但还是试着做了，我把电脑里所有能点出来的全部一遍接一遍的点开看。慢慢

的，我不再惧怕电脑，可以如意的使用鼠标了，我终于走出了“0”。

在小花成长的初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天地行技术论坛同修提供了详细的技术支持，但因为我没有一点电脑知识，一些术语根本不懂；英文除了认识字母，啥也不懂，所以在技术方面基本就是看着教程，照葫芦画瓢，连猜带蒙。

每当遇到瓶颈、甚至想打退堂鼓时，“按了第几个键后，听到小鸟叫，再按第几个键”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决不能放弃。那是海外同修交流的，在海外一个项目建立初期，因为缺少技术人员，很多老年义工同修不懂技术，不懂英文，把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的纸条，凭着这些纸条上的提示，操作着播放设备。

为了减少技术同修的负担，能上网的同修决定一起学习一些电脑系统与软件的安装、基本维护等。我们一起学习的大姐同修，她只上过三年学，还是在“文革”那个年代，汉语拼音都快忘了，更不认识英文。我们一起学习时，互相交流中是中英文转换着交流的。如：技术同修说输入“N”（恩）后，按“回车”。到同修大姐操作时，她会说输入“n”（呢）后按“回车”。大姐读的字母都是汉语拼音，我们必须在脑中急速的转换成英文再按键。

就是我们这位读着汉语拼音的大姐，不但承担了她们地区的上网下载，资料打印，光盘刻录等，还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电脑、打印机的基本维护。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控期间，楼下高音喇叭每天不停的喊叫着。人们不敢出门，不敢与人搭话，众生处在危难中。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洪吟三》〈唯一的希望〉），每天与怕心对峙着。疫情前一年，中共邪党曾在我市开会，期间有一个

由同修被非法关押想到的自己的问题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若梅

【明慧网】同修A对我这个大姐一直是很尊重的，配合中也没什么间隔。写出这句话我才悟到，是同修在配合我，而不是我在配合同修，嘴里整天说甘当“绿叶”，实际上是党文化使然。

——摘自本文

听到同修A被非法关押的消息，沉重的心情象潮水一样涌来，与同修十几年相互配合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走过了一个个险关，越过了一个个魔难，种种神迹无需赘言。为什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还会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呢？痛定思痛，在懊悔与自责中，我找到了自己以下几个执著心：

一、保护自我的心、显示心

记得很清楚，那天冰城出现了难得的树挂，天气也是真冷。同修A的妻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A、还有一位大姐同修一起去看她，在请律师当中，由于A没有明确告知与其妻子的关系，经过了许多波折，最后虽然接见成功，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就在冰城里一圈一圈的绕不出来，迷路了。这已经是明显的警示，我默默的一遍遍的发正念，请师尊加持。

回到家，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有怨心，埋怨同修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呢？还有怕冷的心。心想出现这么大的“警示”得和A好好交流一下。可是至今也没如愿，找到是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在阻碍着。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去乡下与一个同修交流“改字”问

旧势力的安排与干扰，从而彻底否定它，是非常危险的。在此，深深的向F同修道歉，请F同修原谅。

就在我认识到“自我”后，没有想到，F同修养老金的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我从内心知道，一切全是师父为我们做的，过程中只看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要做到真正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向内找、去掉执著，圆容师父所要的。

结语

这个项目还在继续，现在我已经明白，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不是嘴上说的。“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的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象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

我会按照师父说的，珍惜与同修来之不易的圣缘，互相配合、共同精进，一起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兑现救人的使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星期我都被二十四小时监控，每晚都有车堵在我家楼门口。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学大法，而且仅有六栋楼的小区，多达十三个摄像头。

小区封门，把守严格，外人很难进来，此时发真相资料，那不都知道是我做的吗？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终于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战胜了怕心，把众生渴望的福音送到了众生家门口。不管怎么封控，同修们都能智慧的传递师父的经文，交流信息。

回想走过的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从自私冷漠，变的豁达开朗；从胆小懦弱，变的勇于担当。这一切，哪是我们在做什么，是师父在成就弟子们哪！我们之所以能做到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是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突破私心 慈悲劝退警察

文：中国吉林大法弟子 念慈

【明慧网】

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是二零零六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六十六岁，退休前是教育工作者。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我把自己近几年怎样突破私心，用各种形式救人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去派出所请回宝书《转法轮》

二零一九年，我曾被警察绑架、抄家。我就是记住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和指使，当天，因体检不合格回家了。遗憾的是慈悲心不够没能救了那些警察们。那次绑架事件之后，震惊之余我惊醒了。从那时起，我每天上午必须保证至少学三讲《转法轮》，直到现在。抓紧时间背《洪吟》、《精進要旨》、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每天紧锣密鼓的做三件事，休息时间很少。因为女儿在外地工作，丈夫也外地倒班，我简单的吃饭，一天一锅疙瘩汤，或者吃馒头、喝水。我每天真是忙而快乐着。

有一天我背法，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精進要旨》〈警言〉）

我再次向内找：潜意识中还有怕的物质，怕什么？神能怕人吗？怕不就是私吗？！褪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是退去旧宇宙的“私”，只有跳出人，才能无私。师父就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求师父帮弟子褪掉人的这层壳——私。

而且，我忽视了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本身这件事情难度就非常大，邪恶是千方百计阻挡我们，是不想让我们形成整体的，心里产生了间隔。

我始终坚守着，知道事情一旦做了，中途无论出现任何矛盾、干扰都要做的。

当我注重修去自己的妒嫉心与怨恨心后，腹部硬块开始缩小，现在基本上没事了。

我继续往深层查找原因，想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总有一个想法：养老金的事情结束了，我就不会再跟F同修有来往。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本性的一面知道项目只能做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但人的一面是在为做而做。

有时写真相信时，经常想这一次写完了，基本上就这样了，全力写好这篇就行了。

每次刚写完，又有新的情况，还要继续写，我就还是上述想法。

仔细想想，从我开始进入这个项目，就是师父选择了我，要我走好这条救人的路，无论怎样辛苦、付出都是应该的，这其中一定会有同修间心性的考验，为的是去掉我的人心，纯净后更好的做好救人的事。而我却总想按照自己的来，一切由着我，顺着我的心。

师父说：“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精進要旨三》〈致欧洲法会〉）

原来，我在抗拒师父的安排！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却想自己改变，这个根深蒂固旧宇宙“自我”在阻碍我不能真正同化法，不能从生命中珍惜师父给予的与成就的，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

认识到这些，我觉的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可怕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我”的人壳，脱去它，就不能认清

虽然身体不舒服的表现有时会让我灰心、觉的自己修的太差，但我一直坚持着学法、炼功，不去感受什么。

一天下午，我在看《明慧周刊》时，同修提到怨恨心使自己处在魔难中，隐隐约约，我感到自己也是怨恨心造成的。那天晚上，当我打开明慧网时，一篇熟悉的文章出现在眼前，一看，是去年我写的稿子登出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明白这段时间师父一直在额外的为我操心与付出，始终点悟着我，让我认识到是自己的抱怨、压抑、发火，病业假相完全是我妒嫉心和怨恨心长期不去、积压太久造成的。

第二天当我炼功时，我清楚的知道了，如果不是师父在身边一直保护着我，阻挡着旧势力，旧势力早已经要对我下狠手了，只是因为我还有信师信法的正念，还一直坚持做着项目的事，还在找自己，旧势力才没有得逞。

2. 脱去“自我”的人壳，在法中升华

当我认识到自己长期积压的妒嫉心和怨恨心后，真的不敢再大意，认真的梳理，并严肃的审视自己的修炼现状。

我开始深想，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与F同修相处时，我就感到很压抑，每当F同修走到一个阶段，需要我写真相信时，我们几乎都有摩擦，稿件有时两、三天才能完成，用词力求平和、和善，以希望有关人员得救的心态去写，本身比较费心费力。而F同修看后都会不满意，指出这不行，那不合适，时不时的说，G同修是作家，写起文章来如何如何，让G同修修改会好一些，有时还说配合不好。

刚开始自己还可以平静的对待、修自己，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心里的委屈、不平、抱怨全来了。后来，控制不住就开始冲F同修抱怨、发火，抱怨她对自己的事不操心、总是依赖别人。F同修基本都不计较，也不被我带动。有时等我气消了，再继续商量怎么办。

有一天，我学法时定住了，什么都没有了，溶于法中了！惊讶之余，我连忙跪下，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我泪流满面，突然明白了什么，我明天去派出所要书！不能因为我没做好，害了警察。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是救人的主角。

第二天，我炼完功，学了一讲《转法轮》，发了一个小时正念。之后我来到派出所，直接去二楼所长办公室。我敲门进屋，说：“所长好！”他一愣，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请大法书来了，那本天书放在你这我不放心，怕你稍有不敬，就有罪了，我就太对不起你了！”

我又语重心长的对所长说：“你这孩子能当领导，这是你的福份，是你家祖上积德了。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生命诚可贵呀！以后还有比疫情更大的灾难。当你举手宣誓，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时候，红魔就绑架了你的生命。”我盯着他的眼睛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他停顿了一下，笑了，告诉我：“书在副所长那呢，你去取吧！”我亲切的说：“就用某某化名（略），帮你退了那害人的党吧！”他说：“行！去拿书吧。”我说：“谢谢所长！你要在危难时刻用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嗯”了一声，我乐呵呵的离开了。

我又敲开副所长的门，他桌子上放着大法书，在等我呢。我连忙把门关上，说：“谢谢孩子！你善待大法一念，会幸福平安的。你经常看明慧网吧，要站在正义的一边。”他说：“我明白。”我连忙说：“我帮你用某某这名字，退出你曾宣誓入过的党组织吧。”我接过大法书之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乐呵呵的说：“好吧！”我抱着宝书走出了派出所。

后来我在一个银行碰到了这位派出所所长，他先和我说话：“大姐，你真年轻！”我说：“所长，你还认识我呀！”

你挺好吧？”他说：“我们的工作受国保大队的指派，你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所长！你这么善良，会有福报的，祝你平安顺利！”他说：“谢谢！”

二、给社区人员讲真相

有一天，社区人员给我丈夫打电话，要他替我签字。我接过电话，严肃的告诉她们：“不要骚扰我丈夫，我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我要和你们面谈。”社区书记高兴的说：“好啊！”我说：“地点我找。就一个要求：不许给我照像和录像，如果侵犯我的肖像权，我要告你们的。”书记再三说：“不会，不会的。”

第二天，我和社区书记等三人见面了。社区书记手里拿着三张纸，我接过来卷在手里，她刚想说话，我说：“请你们听我把话说完，你们再说好吗？”我就把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事讲给他们。我还说：“谁相信，谁受益；谁善待大法，谁就有福报呀！”

我接着说：“我理解你们工作的不容易。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做事替别人着想。如果我今天签字了，就是害人害己。你们想啊：我受我们师父这么多圣恩，我会背叛师父吗？那我怎么称的上人哪！做人都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呢。我能签吗？再说，我签这字对你们来说，那是极大的犯罪。你们也知道中国有多少冤假错案哪，以后真相大显的时候，你们就留下犯罪的证据了，你们就成替罪羊了，这害你们的事我不能做。”社区书记听的很认真。

我语重心长的说：“孩子们啊！生命可贵呀，以后还有比瘟疫更可怕的灾难。你们都是父母的宝贝，你们自己也有宝贝了，都有温暖的家，平安健康才是咱们最需要的呀！”社区书记站起来，把我手中的三张纸拿过去了，说：“阿姨，你好好炼吧。以后我退休了也炼。”

能够一直走到现在，期间经历了许多刻骨铭心的心性摩擦与冲击，尤其在今年一段时间，自己身心疲惫到了极限，在艰难中硬撑着，如果不是师父一次次拽着我，一直在慈悲的点悟、保护着我，旧势力给我制造的魔难，我几乎走不过来了。

1. 怨恨心与妒嫉心招来了病业假相

F同修三年前被无理克扣了养老金，她主动与相关部门、人员讲真相，在多方申请无果的情况下，利用法律反迫害，当时已经进入了行政上诉阶段。因为从网上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主动联系上F同修加入其中，主要负责文章报导和真相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邪恶的干扰，我们基本上都能各自向内找、去掉人心，清除旧势力制造的间隔和各种邪恶因素，事情一直在往前走。

去年九月左右，我突然发现身体小腹部出现硬块，炼第二套功法时腹部感觉不舒服，身体累、疲惫，甚至不想炼的想法，时常是坚持着炼完，我也没有深想是什么原因，觉的都是假相，不承认它，没动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今年二月底左右，硬块变大，晚上睡觉时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累、没劲的表现变的严重，炼法轮桩法时，感觉吃力，甚至偶尔竟冒出“要交待后事”的想法，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绝不是我真正的想法，完全否定、排斥它。可病业假相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表现严重，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仔细查找自己，却理不出任何头绪，以至于修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无法逾越。A同修看到我这种状况，始终提醒我：要正念坚定，不要有丝毫的人心、人念，师父一直在为你操心。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炼功时竟与我有相同的感受。我们都感到师父在拽着我们往上走，去掉了我们身上许多不纯的物质。

上午，律师在接见完B同修后，告诉了我们B同修从被绑架开始一直在绝食反迫害，看守所马上要给B同修强制灌食。回来后，我及时通知了其他同修，开始着手写揭露迫害的文章，虽然干扰比较大，但早上炼功时的情况，让我明白营救同修必须要用心、全力做好该做的，只要我能想到的就去做。

我及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两天内将稿件完成迅速发往了明慧网。明慧网登出报道后，我与A同修又及时整理出了真相信。我们抓紧时间，把事情往前赶，几天之内将真相信发给了派出所、看守所、分局、政法委等。

就在我们准备全面发第二轮真相信时，B同修正念正行，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闯出看守所，破除了邪恶的安排与迫害。

当我与A同修去看B同修时，B同修告诉我们，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最担心我们，因为警察在派出所问她时，已经提到了我的名字。B同修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冷静、机智、不为所动，没有让警察发现丝毫的破绽。

在律师接见时，他通过律师想提醒我们，可律师只字未提。我与A同修听后，深深的感恩师父，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们，从表面看，当时的我们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了，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为他”的基点上，想到的是同修，没有想自己会怎样，师父就为弟子做主，化解了魔难，邪恶也根本不配再考验与迫害。

二、在参与项目中修去人心，共同配合在法中升华

两年前，我与A同修加入了为F同修争取养老金的项目，

我对社区书记说：“用‘幸福’这个化名退党吧。”我又指着另两位说：“你这孩子叫‘开心’，那个孩子叫‘快乐’，你们退团吧，阿姨就放心了。”她们乐呵呵的点头答应。我对她们说：“孩子们，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保命的九个字。”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以后她们再也没找过我，直到今天。

三、给片警讲真相

我在外地女儿家的时候，片警打电话我没接到，我给他回电话告诉他：“我过几天就回去，我找你。”他说：“我是新调来的片警，想认识认识你。”我说：“我回去再说吧！”

回来后，我告诉片警我回来了，我严肃的告诉他：“见面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他答应了。我们在小区外见了面，他自我介绍后，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我都能帮你解决。”我说：“谢谢你！我什么困难也没有。我们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现在就是听师父的话救人。今天咱们见面是缘份，我要告诉你生命攸关的事。为什么现在天灾这么多，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瘟疫，怎么才能躲过以后更大的灾难？就是退出你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废除你发过的毒誓，才有美好的未来。”他说：“我可以退。”

他又说：“但你要支持一下我的工作，给签个字，回家你就声明（签字无效）。我笑着说：“签什么字？声什么明？这不是骗人吗？共产党就会骗人。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必须说真话，办真事，更不能背叛我们的师父！这字我不但坚决不能签，你也再别让别人签了，这罪你是偿还不起的。大法师父慈悲，救所有的人。你只有解除毒誓，真心退出中共的组织，神看的是人心。”他说：“我要工作，不能退呀。”我说：“神佛看人心，心里退出它就行了，

和工作没关系。”他说：“我还要提拔当干部哪。”我说：“你好好想想，生命和升官哪个重要？”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和蔼的说：“今天不退没关系，你再好好想想吧。你什么时候想退找我，否则你就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这是替你着想，替你的生命和你的未来着想啊！”他若有所思的说：“好吧！”我说：“希望你能早日选择美好的未来。”

四、组织小学同学毕业五十年聚会

我老家在农村，很难见到小学同学。怎么把小学同学救了呢？我想聚个会吧。我让几位农村同学定聚会时间、地点，并告诉他们就近聚会，我开车前往，费用我自己出。

这次我们是在一个农村山庄聚会。二十八位当年的孩童，如今变成了老人，同学相见激动万分。我和丈夫早早来到这里，给他们准备了真相资料、大法真相护身符，每人发一个美丽的包装袋。

吃饭的时候，我们畅所欲言。我给他们背师父的诗词《待佛度》、《真相能解忧》等。之后我告诉他们：“现在道德下滑的很厉害，天灾这么多，疫情过去还有比疫情更可怕的灾难，我们只有抹去红魔的印记，退出中共的组织，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我希望同学们及家人身体健康，如意喜乐！”大家热烈鼓掌。

有的同学问了我很多修炼的问题，还有的同学要给全家人作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我告诉同学们：“抹去红魔印的事情非常严肃，必须本人同意，咱回去给家人、亲戚、朋友退都可以，但必须本人要同意。如果家人同意了，找到大法弟子，把名字（真名、假名、

很快律师要来本地探视B同修，我们约好了时间见面。但是，我与A同修从来没有做过请律师营救同修的事情，第一次做都不知道要如何做起，感到心理压力很大。因为D同修有过多次请律师的经验，我联系D同修希望他能来商量一下，谁料D同修拒绝，而且极力推荐让我去联系一位不认识的同修。

当时我非常苦恼。摆在面前的路，自己必须往前走，不能退缩，而现实状况是不可能去指望和依赖别的同修。冷静下来，我想了想：有师在有法在，师父就在自己身边，还担心什么呢？于是，我赶快上了公义论坛，下载了法律方面的文章作为参考。

两天后，律师来到本地与我和A同修见面，商量好情况，律师直接给看守所打电话，定好周一会见B同修。

周一早上，我与A同修晨炼，正在炼“头前抱轮”时，忽然之间，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压力，说不清楚是害怕、恐惧，还是不安，笼罩着我。

随着炼功音乐的继续，这种状态没有丝毫的缓解，甚至有让我头皮发炸的感觉。当师父的口令“两手慢慢放下，腹前抱轮”时，听着师父的声音，“慢慢放下”这句话一下打入我的脑中，瞬间我明白了，那感觉是保护自己的“私”！为什么说不清楚是什么，正是“私”阻碍了我，让我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中。是因为要去营救同修，非常关键的时候，这个保护自己的“私”被触动了，背后隐藏的实质是“怕心”，才出现了这种感觉。

平时总觉的自己是信师信法的，这次因为触及到这个根深蒂固的“私”，才让我清醒的认清它。我豁然间轻松了，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必须要去做，是自己的责任，当时真有溶入法中的感觉。

炼功结束后，当我对A同修说起时，没有想到A同修在

脱去“私我”人壳 在法中升华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周一早上，我与A同修晨炼，正在炼“头前抱轮”时，忽然之间，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压力，说不清楚是害怕、恐惧，还是不安，笼罩着我。

随着炼功音乐的继续，这种状态没有丝毫的缓解，甚至有让我头皮发炸的感觉。当师父的口令“两手慢慢放下，腹前抱轮”时，听着师父的声音，“慢慢放下”这句话一下打入我的脑中，瞬间我明白了，那感觉是保护自己的“私”！

——摘自本文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在一九九六年、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十九年的修炼中，有过艰辛、痛苦、无奈与消沉，更多的是在师父无时无刻慈悲点悟与看护下走过来的喜悦与升华，下面把自己近几年的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一、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体悟“为他”

去年，我与A、B同修多次配合清除邪恶展板。当我们准备再一次清除时，B同修被警察绑架并抄家。我与A同修知道消息时已经过去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我们很快联系上了C同修，C同修第一时间就将了解到的详细情况发给了本地同修们，同时联系到B同修的孩子。

期间，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通过邻县D同修，我们联系上了一名律师，并且律师已经与B同修的孩子取得了联系，得知B同修已被送到了看守所。

化名都可以）交给他们退更好。如果找不到，你们把名字写在钱上花出去，就有效，或者以后有机会把名字传给我。也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我们依依不舍的结束了聚会。

五、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多种形式救人

退休前，我因为观念中有怕的物质，所以上班时使许多有缘人错过了得救的机会。退休后，我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能理性的认识大法了。我必须听师父的话，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所以无论同事、同学、丈夫的战友等家里孩子的结婚宴我场场参加，只为救人。

有一次，在同事孩子的结婚宴上，我给前来参加婚礼的老同事都讲了真相，帮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从我身体和精神状态上看到了我的变化，都特别认同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牢记于心。

有一位曾经的老领导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很深，不作三退。当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时，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可能！”我对他笑笑，说：“我也曾不相信是骗局。我给你一个优盘，你看看吧。”他接过去说：“退党的事我必须考虑清楚。”后来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找我。我们见面后，他高兴的同意退党了，并且还要看真相资料。我把一份真相资料和《九评共产党》给了他，让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健康常伴，心情好。他高兴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叹生命真正得救不容易呀！

还有一次丈夫的战友们聚会，饭后他们都唱歌，让我也唱。我说：“我给大家背大法师父的诗词，祝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我背了《洪吟三》〈话有缘〉，他们给我鼓掌。借此，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在高兴的气

氛中，二十多位战友和部份家属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我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后来听说有的人得到了福报。

我和丈夫把没明白真相的亲属、同学、战友、朋友列上名单，因为住的分散，我俩找机会相约请吃饭，传福音，给他们作三退。无论在公园、车站站点、何时何地碰到有缘人，都是讲真相的机会，因为这都是师父安排世人得救的机会，我必须珍惜每次救人的机缘。

弟子知道，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弟子要修出大慈悲心，救更多的人。

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我告诫他：以后千万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是有报应的。还嘱咐他千万别损坏被他们抄走的大法书，那罪比天大。一定要保护好大法书，可积大德。

感恩师尊的加持，让办案人明白了真相，也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善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真切的体会到，整个过程就是信师信法的过程，转变观念去人心的过程。师父的一路保护、点化，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却成就了弟子。还有同修们无私的帮助，整体配合。今后我一定要学好法，修炼好自己，在证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平稳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感恩师父的加持和保护！

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往回走时，我又看到以前构陷过我的国保负责人。我问他：“你现在身体咋样呀？”他说：“不好啊。”我看到他脸色很不好，表情很痛苦的样子，我一下子慈悲心出来了，握着他的手说：“你得将功补过呀，你得三退啊！念大法好，才能保命！”他说：“有监控。”我说：“小声说，没事。”他说“好，退吧。”他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给局长送封信。”他说：“开会哪，得等一小时以后。”我说：“我就不等了。”

事后，我打电话告诉局长我给他放信的地方。送完信后，我彻底放下了怕被迫害的心。转变观念，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师父，怕心也随之消失了。

师父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过程中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跟头把式的走了过来，但收获满满。

警察明真相 解除取保候审

到了取保候审期限的那天，国保办案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国保，告诉我解除取保候审。

我发正念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其它要求，我求师父给我做主，不允许警察对大法弟子再犯罪。这样我无条件的解除了取保候审。

要离开国保大队时，我还想给办案警察说点事。我说让他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他说：“好。”

他告诉我，他现在看明慧网了，还有干净世界、神韵等。我听了很欣慰。他还问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满意回答。他说他还看到我给他上恶人榜了。我说：“是对你好。”我给他讲了一个上了明慧网恶人榜的警察，后来将功补过，把名字从恶人榜上拿下来，从而得福报的例子。他笑了。

作为修炼人 什么人心是不该去的呢？

文：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对于他的认识我也有同感，我原先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著，当时确定自己的根本执著就是名利。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我被单位免职了，从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一日间成了普通员工，那种极大的落差感、那种苦涩滋味真不好受。每次上班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显的很艰难……

——摘自本文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们好！

一晃我从外地工作回来三年多了，这三年来身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和变化，很想把这一段修炼的经历和所见所悟，以及如何找人心、去人心的过程向师尊作一下汇报，同时也查看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借法会宝地调整状态，归正言行，再去执著再提高。

一、关于“根本执著”的一次交流

一次和同修交流关于“根本执著”的话题，他讲的话也触动了我。他说自己反思这几年走过的路，没有达到真正的一思一念向内找，掩盖了自己的许多执著，特别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著。

师父说：“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你们的根本执著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精進要旨二》〈走向圆满〉）

他认为由于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著，对其它具体执著找的也比较肤浅，形成了长时期修炼的瓶颈，怎么修也突破不了，以致积累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被

旧势力利用来迫害的借口。师父在《走向圆满》中已经把根本执著产生的原因，危害讲的很清楚了，我看了这么多年就没有看出真正的含义。

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背法、学法，也看了明慧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又反复学习《走向圆满》这篇经文，才对修去根本执著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著，那就是想通过修炼实现自己的美好向往与愿望——解脱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修成佛的大自在。这是基于旧宇宙生命根本属性私的基础上的修炼，与师父教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要求背道而驰。利用大法达到个人目地，这是一种罪恶。带着这样的根本执著做大法的事，怎么能达到新宇宙生命标准，又怎么能否定旧势力呢？

对于他的认识我也有同感，我原先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著，当时确定自己的根本执著就是名利。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我被单位免职了，从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一日间成了普通员工，那种极大的落差感、那种苦涩滋味真不好受。每次上班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显的很艰难——怎么和同事见面啊、怎么打招呼、有没有人理啊，他们是真心的吗？等等问题缠绕心头。同时单位里风声四起，有白眼的，有散布谣言的，也有挖苦讽刺、看笑话的，如此种种接踵而来。

而恰在那时，自己得法了，一头就把自己扎进了法里，可算找了个能避风的港湾，去躲避那些名利的纠缠和世人的眼光了，所以觉的根本执著是名利之心。名利心固然要去，但根本执著也有根，那就再往前一步挖出它的根、找出它的本，彻底的斩本除根，让那根本执著再无立身之地。

由于那时的我失落感很强，面子心更不用说了，学法纯粹就是想找个依靠和精神寄托，因为学法能让我不再躁动，安静下来。外人也会认为我这是看淡了放下了，才会

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的住、什么都能做的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

随着不断的讲真相，我感受到世人的变化。

一次我给国保办案的队长、副队长送信时，他说：“你又给我写信了。”我说：“你一定认真看，我是亲自用心写的。”他说：“我看。”

因为给局长的《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信一直没递上去，我就又去公安局。

警卫室正好没人。我看到警卫室的桌子上有一串钥匙，我就拿着钥匙在警卫室帮他们开门过车。他们以为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就有一个腿脚发抖的人来上班，我说：“你好啊，来上班了。”他答应着，我说：“警卫室有局长一封信，请你给捎上去吧。”他说：“好。”我见他就象接到命令一样，双手捧着信，高高兴兴就拿上去了。

过了快一年的时间，我又给局长写了一封信，我想这次我要给他打电话。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联系方式，于是打给他，他说没时间，他正要开会。我想我必须上他办公室去。

公安局的一楼有两个站岗的警察，负责登记。我不想登记，我说：“我有点急事，捎个信，上去就下来。”没等他同意，我就随着人上楼了。

上去后一看，走廊里站满了人。每一个开会的人手里都拿着大本夹子，我看到那个局长在安排工作。我觉的自己站在那地方太碍事，我就走到旁边一个屋里。屋里的人问我，我就说：“我找某局长说点事，在你这等会儿。”那人就说：“你坐着等吧。”我就发正念。

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听外面没动静了，我就去局长办公室。办公室没人，但门开着，我就把信放到他的电脑桌的抽屉里了。

法中归正，我就归李洪志师父管，其它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意念打入参与迫害我的警察的生命微观，让他们本性的那一面起作用，让他们动善念，保护大法弟子，一定要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我应该堂堂正正面对这一切，一定要把这件事由坏事变成好事，让参与迫害的生命得到救度。

给公安局负责人送真相信

我准备去公安局送信。怕，也得去。我不停的念“怕心死”，我求师父帮我，给我智慧。

我先写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还有一封真相信。但公安局很难进去，一进门大厅有两个警察站岗，每层的电梯卡都不一样。但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找到国保交给大队长，并给他讲了半小时真相，他听进去了。后来他有事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我还要给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副局长讲真相，就又准备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一封信。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他办公室，这个局长正好在屋里。他就问我：“来干什么？”我说送材料给他看，这时他很生气，大吼道：“怎么进来的？！”

他把国保队长叫来把我领出去了，叫我不要来了。

我想我还得多学法、多发正念，等心性到位再说。

在这期间，我地同修全力配合，不间断的高密度发正念。同修们不断的与我切磋、交流、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增强了我的正念，使我认识到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些无辜的生命来迫害我，我是来救众生的，不是来毁众生的，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来毁众生。

每次去的路上，我就背法、发正念，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

去练气功（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当然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根本就没看淡更没有放下，只是故作轻松做足了表面功夫罢了。

当时还在想：我现在这样了，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呢？用大法掩盖着自己失落的心情。妄图通过大法找寻精神安慰本身已经是大错了，再去继续利用大法、掩盖执著那是错上加错，同时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名利心、面子心、掩盖心、不服输的心、争斗心、借助大法的肮脏念头，这种为我所用、急我所需，解我所困的根和本都是围绕着“我”而来的，而藏在“我”后面的大家伙就是“私”，它就是我挖去根本执著的“根”。无论是因为病痛折磨、身体不好还是其它原因走进来的，都是在想着利用大法为自己做什么、谋取到什么，或达到什么目地为根本的，其实质都是“私”字当头，这些都是应该修去的。

当然自身存在的其它执著和观念也都与“私”有关联，如强势和争斗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害；不修口是为了嘴上赢人，不受欺负，即使理亏嘴上不能亏；看不上同修、抱怨是怕同修麻烦、影响到自己什么。而邪党党文化的九大基因其实质就是崇尚暴力和放飞自我，核心就是为己为私，种种执念都是围绕私我而生，而这也恰恰是旧宇宙偏移、覆灭的原因，新宇宙又怎么能容的下有半点私心的生命呢？

二、冒出来的为情所困

之所以说是冒出来的情，是因为自己和妻子离婚已经十余年了，孩子一直跟随在她身边，所以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情很淡。时有同修问起我关于孩子的事，我都淡然的说：“她有她的归宿，哪由我左右，人各有命啊。”心里有时也想：以我现在的条件，孩子不在身边更好，再说修炼人哪能儿女情长呢？

同修对我对孩子的态度有理解的，也有说我不负责的，但我的真实处境不容我人为增难、节外生枝，与其强求，还不如顺其自然。有缘了自然再见，缘尽了又何必彼此牵扰呢？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这样的心态。

就在自己认为自己的情很淡很淡时，伴随着孩子今年要高考，我的心变的不再淡定了，那个“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时安慰着自己：平时也不怎么过问孩子学习，这下高考了，总要关心下孩子吧，最起码也得知道个一二啊。理由嘛，那还是相当充分的，比如万一家人和朋友问起孩子的状况，考了多少分，被哪所学校录取了等，我都知晓一些就可以从容应答（这些细想想完全是为了对别人能有个交代，一种应付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关心孩子，处处藏着私）。

当成绩可以查询时，我就第一时间从侧面打听到了孩子的成绩，就差几分到本科线，不是很理想，还算不错，比我预想的还要好点，因为从心里就觉的那个学校不怎么样（继续向外找）。本科算是没戏了，这是现实，必须承认和接受。于是把研究方向对准了专科院校，分析孩子分数所在位次适合报什么院校，上网查询该院校过往三年的录取分数线和专业分数线，以及报考专业的优劣选择等，经常是一查查到后半夜，连正念也忘了发，有时第二天一早做好了饭就又要去查，饭都凉了还在琢磨研究，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

这期间还和前妻联系过一次，想商量一下孩子报考院校和选择专业的事，三句话没说完，她就把手电话撂了，说不让我管。前妻的拒绝是很明显的，但我当时也没醒悟，那时我的牛脾气上来了——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于是继续关注、查询，依然在电话里咨询学校。那几天弄的自己精神疲惫、思绪混乱，满脑子都是分数和学校，到这时

安局，他们在门外就威胁我丈夫，逼他签了字，然后就放我回家了。

接着国保的人又到我家抄家，这个国保办案人到我家楼下就说：“我不上楼了，我头疼的厉害。”那两个警察到我家，象征性的看了看就走了。

第二天，国保打电话要我去公安局采血化验，我心不稳，但我没去。我要多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向内找去怕心。

出事的当天夜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有求之心。”又是连续三遍。我一下坐起来了！

第二天半夜，我发正念时看到一个大大的“终”字。我想这是师父点化啊。

我准备找他们讲真相，解除取保候审。可是又觉的很难，一想到要写信，怕心、负面思维就往上翻，我就坚定正念，鼓励自己按法去做，走好每一步，整个思想反复的过程是我去人心的过程。

我向内找自己，看到自己做事浮于表面，没有实修；还有被邪恶强加的党文化，强势、自大；还有争斗心、嫉妒心、显示心、欢喜心、色欲心、利益心、怨恨心、贪天之功的心；最严重的就是有被迫害观念、怕心；不让人说、烦心、还有求回报的心。找到这么多的人心，我很难过，羞愧自己二十多年来修的太差劲了。我生命的本质是真、善、忍构成的，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这些人心都是邪恶强加给我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不要，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所有安排。

随着向内找，我不断的增强正念，感觉自己还不错的人心再也没有了。随着大量的学法，发正念，我的头脑逐渐的清醒了。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近几年忙于做事，学法太少，学法不入心，象完成任务一样。

我发出强大正念，即使我有没修好的地方，我会在大

些信件给我看，我一看，都是我邮的。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讲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讲新闻出版署五十号令，讲我如何被冤判等。

突然，一国保警察说：“开始做笔录了。”那个国保副队长说：“这些信都是你的名，这录像都有你，你怎么不承认呢？”

他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说：“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你已经造了很大的业了。我不签字是为了你好，为了你不再造业。”他说：“噢，你是为了我好不签字。”然后他们就要送我到看守所。

我想我不能配合他们。我想起了师尊讲的：“无论在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我就抱定这一念，不配合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给我量血压，190（正常血压值是80～120，普通高血压是90～140）。

我什么都不想，就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不管我有什么漏，有什么执著，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的借口，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不断的给他们讲真相。开始时，其中有两个小年轻的不愿听，那个办案人听。我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故事。他们还问当地有没有遭恶报的人？我就给他们举了几个当地遭恶报的例子。

他们听的挺认真，然后他们就商量怎么办，又请示领导。

这时我就求师父，心里大声喊：“师父，我哪也不去，我必须回家，请师父救我！”

国保的人拿来了取保候审的单子，让我签字。我不签，给撕碎了。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打电话把我丈夫叫到了公

我才意识到：这状态不对啊，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怎么被情带动着这么厉害！再说了，我就是分析的头头是道，人家不接受不还是个零吗？她的成绩上专科、选个好专业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有个学上就行，最差还能差到哪儿去？操这心啥用？

想到这里，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是不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了她成绩的不理想？看到别的同修家的孩子取得了好成绩，就连自己家的外甥侄子高考都比她高出一百多分，是不是有面子心和自卑心？是不是之前对孩子不管不问，有那种自己修好了孩子自然就会有一个理想的成绩的心在作怪？不管怎样，遇到问题我得找自己，这些都是执著和有漏的念头啊。想想这几天，上网查资料、问学校、看志愿，沉迷了好多天，着实不应该。更不该的是都身累眼乏了，还顺手看起了网络小视频，美其名曰让大脑休息休息，实际上一看就好长时间，经常一刷再刷，很难停下来。

邪恶总是这样，给你个正当理由误导你，然后按你的喜好给你点甜头（你所喜欢的、执著的、认可的短视频），让你在情有可原、做的是正事、少看看也无所谓的心态驱使下，层层铺垫、点点渗透，勾引着你打开视频，在你体内种上一棵瘾好的毒苗，随着看视频次数和时间的增加，它会慢慢滋生成长，直至成为人的欲望。有的人根本就不是欲罢不能，而是从来都没想过要“罢”，甚至发展到了机不离手、眼不离机的成度，到那时即使是不正常，也会把它当成正常来对待了，邪恶的险恶用心就在于此，目地是为了毁你。

加上那段时间邪恶不断骚扰我的家人，弄的家人心情烦闷，对我也是出言不逊、另眼相待，就连最心疼我的大姐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斥责我数落我。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动不动就想对家人发火，终于有一天情绪激动没憋住，还

差点动手打了姐夫——他那天喝酒耍酒疯，还激我说要打我。我以前就看不惯他整天喝酒，耍起酒疯来下手打大姐都没轻没重的，他有一次掐我大姐的脖子，差点把她掐没气。就这样一个人，为了维护一个大家庭我才忍着不和他一般见识，一晃都忍了你快二十年了，你还想打我。我一直在维护你，而我有难你维护过我一次吗？

越想越气，那股修炼前好勇斗狠的劲出来了，攥紧拳头就想打他，他害怕着躲着，寻思着我又把手放下了——不管怎样，他还学过师父的新经文呢；几次邪恶骚扰，他都帮我转移过东西。再说，我也不该动那么大的气啊，我这是修的哪门子功啊！修来修去的，心里很懊恼。

事后大姐过来安慰我叫我放下，我当时没认真听，后来琢磨着这不是师父借她的嘴点化我吗？大姐不修炼还能忍他让他，我是个修炼人，别人打我我都得做到打不还手，自己还想打人，真还不如常人了。那段时间真是郁闷，心烦意乱。后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再叫旧势力骚扰完我的家人还制造矛盾间隔我的家人，破坏我的修炼环境，影响我做三件事，决不能上它们的当。于是我主动和家人认了错，不再为情所扰所魔，很快这件事就过去了。

三、誓中誓，最后这段路我真的能走好吗？

我曾向师父暗暗发过誓：不管最后这段路有多难，我也要同修们一起坚定的走下去。几年下来，身边的同修不是被病业折磨着，就是失去了肉身，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躲到外地，在当地修炼人本来就少的情况下，目前的局面更加困难了，有些青黄不接，心里很是难受。心想着：都修到这节骨眼儿了，怎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整体上这是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

想想我们都是发誓约而来的，身上有责任哪。经过

向内找去人心 讲清真相 无条件解除取保候审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要离开国保大队时，我还想给办案警察说点事。我说让他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他说：“好。”他告诉我，他现在看明慧网了，还有干净世界、神韵等。我听了很欣慰。他还问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满意回答。他说他还看到我给他上恶人榜了。我说：“是对你好。”我给他讲了一个上了明慧网恶人榜的警察，后来将功补过，把名字从恶人榜上拿下来，从而得福报的例子。他笑了。

——摘自本文

师父好！

同修们好！

二零二三年，我以要养老金的名义给多个单位邮寄真相，觉的效果不错，事情进展挺好、挺顺利，我就起了欢喜心、显示心等人心。我没有及时的反思自己、向内找，觉的自己邮的多，却没事儿。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

遭绑架后向内找

突然有一天，快递公司给我打电话说：“你邮的快递信被人举报了，不知道是公安局还是派出所来找我了。我告诉你是让你有思想准备。”我当时想：啊，怎么没来找我呢？

没几天，四个国保警察闯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在所谓办案室，我拒绝配合他们，遭到殴打。他们拿出一

我丈夫来了，让我写“保证”，说：“写完立马开车带你回家。”我说：“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不写。”

儿子给我下跪，丈夫也哭。儿子的厂长说：“大姨，写了吧，写了马上回家，要不我也跪下……”

我赶紧说：“不中不中，你让我回去想一想。”最终我也没写。

厂里的同事说：“这老太太，太倔了，宁愿吃窝头也不当叛徒。”

他们看没啥空子可钻，关了我半个月，把我放了。临释放，又叫我签字，我说：“免了吧。”就没签。

因为我不写“保证”，有一年单位不给我开工资，打电话让我写“保证不修不炼了”，不写就不给开工资，我没理会。后来，又让我上单位去，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停发我两个月的工资，我说：“你们给我攒着吧。我的工资，为啥不给我开？攒着吧。”两个月后，单位给我打电话，给我开工资了。

结语

师父说：“寻师几十年 一朝亲得见 得法往回修 圆满随师还”（《洪吟》〈缘归圣果〉）。

我非常想念师尊，盼望师尊早日归来！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恩师尊给予我新的生命！弟子碰到险情时，师尊都帮助弟子化险为夷。弟子全家人也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我要做到修炼如初，修去各种执著和人心，做好救人的事。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都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到底，兑现史前的誓约，跟师尊回家。

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二十多年的修炼，有的同修走的成熟而稳健；有的同修被迫害失去了肉身，一个个离开了我们；有的则沉湎于亲情、醉心于常人的生活；有的生出懒惰和安逸，玩手机看视频，执著于自媒体天天分析目前的中共内斗新闻；有的干脆就等着结束了，身边的资料点、学法点一个个的在减少，能做事的同修是少之又少了，而迫害还在持续着。

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场意外，讲真相小组的同修被邪恶盯上抄家迫害了。消息一传开，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去和同修交流讲真相小组成员的事不是摇头的就是不语的，没人敢自告奋勇的站出来。这种局面下，快速找到人选是当务之急。我们求师父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合适的人选，毕竟救人是大事，耽搁不起。果然不久，一个同修站了出来，愿意加入讲真相小组，我们大家都为之振奋。

当时身边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我们强推这样的人，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原因是她性子过于慢，担心配合上会出问题。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她愿意做，我们就该顺从天意，遵从师尊的安排。救人这么大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坚信师尊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尽可能的在生活、修炼和困难上给予帮助，圆融同修所想所需，给予她最大的助力，我们坚信在师尊的加持下，她们一定会磨合好配合好，闯出一片救人的新天地。

虽然有新成员加入了，万事开头难啊，她不会骑车也不敢夜行，视力还不好，说话慢反应也慢，好不容易学会了骑车又不敢带人，诸多困难需要克服。当时我有急于求成、老想让她一步到位的急躁心。

有次我和她出门，顺便想带着她练练车，她在后面骑，我在前面带，她的动作慢吞吞的，我都跑老远了，一回头看不见她的踪影。我只好慢下来等她，然后再骑再带，

一边骑一边喊着：“快点，再快点！”开始她还能跟上，一会儿就又找不到人了。后来我想，放手吧，让她自己来，我这样做她会有压力的，骑车的动作都变形了，加上她年龄大，本身就害怕骑车，怕出事故撞人，视力再不好，这样盲目的求快是不现实的，也不安全，怎么不去体谅她的难处呢？应该让她自己一点点去适应，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提高上来。

她一直很用心，一点点突破，骑车由不会到会，由不敢带人到带着人大街小巷的转，她终于做到了。尤其她那颗不怕吃苦、坚韧向上的心，真是弥足珍贵。

她也同时承担起了书写传递三退名单的任务，每次给我的名单我都得逐个的和她核对，比如“福”字的右半部她总好加个点，我说那不是不给人家福了，那半边没点，记住了？她说记住了。下次又加上了，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有些字她不会写，如“董”字总是写成“重”或“懂”。

后来我想：同修的文化水平不高，要想做好这件事就得从头下功夫。于是给她买来了能发音的拼音表，从“a、o、e”教起，告诉她什么是声母韵母，怎样组合怎么发声。给她买新华字典，教她怎么用字典查汉字。又给她准备了一本《百家姓》，让她一边读故事一边记姓氏。

同修听说后，还送给她几本田字格本，让她练习写字。她也很努力，有时半夜想起一个字，她赶紧从被窝里爬出来查字典，看清熟记那个字，一点点的积累。小组现在的配合已经很好了，经常能拿回好几张三退名单。她写的字也比以前工整了，福字也不加点了，看着她可喜的进步和变化，我们都替她高兴。

结语

有次我和同修在车上交流，我说我最近有种感觉，好

有年老的婆婆，还有幼小的儿子。三奶奶被（共产党人）拴上两个大拇指，吊在梁上悠，三奶奶誓死不从。可是悠来悠去，三奶奶的裤子掉了。无奈，三奶奶才嫁了。

土改时，有钱人被打死的挺多。我有个同学小名叫小跑，一九四七年土改时，他母亲四十七岁，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被打昏后，拖到海边，埋在沙滩里。小跑的母亲没死，缓过气来从海边爬回家里。她的腿被打断了，从门洞爬进了院内。儿媳妇报告给民兵，结果民兵又挖坑把她埋了。因此小跑从六岁就没有了妈，上学时，老师和同学都可怜小跑。

有的人全家被扫地出门，房不给，地不给，粮食也被抢走。对此，我爷爷说：“共产党杀人不见血。”

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我们修的是真、善、忍，遇事为别人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共产党是假、恶、斗，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自焚的人物和事实我都讲了），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中共太邪了。”

接着，我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上的几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我接着说：“咱们见面就是缘份，你们都三退吧，三退能保平安。用真名、假名、化名都可以，神佛看人心。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诚心念，大难来时命能保。”

二十一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其中六个人是党员。我走时，他们都用敬意的眼光目送我到门外。

二零零一年，某个地方的同修真相条幅做了很多，经我中转捎给了外地。可是外地同修出事后，把我给说出来了。当地公安局来我地将我绑架到外地公安局，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让我写“保证”。政保科科长说：“写了保证就放你回家。”我就给他讲真相。

连续几个防盗门都是一拉即开。之后我发真相资料所到之处，防盗门经常一拉即开，是师父帮助弟子救人啊！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一人背了四十本《九评》和一些真相资料，到周边乡村去发，留一部份要到看守所家属楼发。家属楼和看守所连在一起。当时是晚上十点多钟，看守所门卫有四个人在打麻将，门口站岗的门卫也被吸引的往里面看。我求师父：“让他看不见我，让他走。”他真的立即进屋了。我进到院内把真相资料放好，顺利的回到家中。

外甥女的孩子结婚，从外地来了二十二个人，有黑龙江的、南京的。当时我想给他们劝三退，外甥女不太同意，因为来的多数都是高干。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和外甥女说：“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给他们介绍我是你舅妈就行。”

外甥女一介绍我，这二十二人都站起来了，很有礼貌的给我敬酒。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喝酒，我就以水带酒吧，咱们见面就是缘份。”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到迫害法轮功。我给他们讲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土改时，我出生在富裕的有钱人家。我爷爷三岁丧母，八岁丧父。爷爷八岁就开始给人家打工放牛，十多岁跟亲戚来东北挂网沟、放木排。二十多岁回去跟我奶奶结婚（娃娃亲）。因为家里穷没钱，过不了日子，把我奶奶送回了娘家。第二次爷爷又来东北放木排，一走就是九年，那时我父亲已经九岁了。

爷爷终于挣够了钱，带回来一筒银元和一些元宝，买了地，盖了新房，日子渐渐好起来。一九四七年土改，爷爷家里的房子、地都被分了，被定为“富农”。爷爷被批斗，（共产党人）不让他回家，六岁的我给爷爷送饭。

我有个三奶奶。三爷爷是国民党，跑台湾去了。共产党逼迫三奶奶嫁给一个老贫农，三奶奶不从。三奶奶家里

象我又回到了修炼当初的那个状态，我把它比喻成“回炉”。自己原先那些不好的习惯和观念统统冒了出来，着实困惑了我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回炉呢？

我当时理解的就是不管你认为修的好的，没修好的，实际上也都是在自己所在层次和角度认识的，有着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而真正看的最准的是师父，不管你怎么认为的，只要有执著，有修的不扎实的地方都得回过头来再看看、再找找，如前面讲过的根本执著问题，有些同修迟迟过不去的病业关问题等。好象再给我一次从新看清自己的机会，也好再认识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

尤其是以前看到的别人的执著，上来就是一通指责乱议、乱出主意，主要认为自己没有，完全忘了看别人修自己。而当自己以前看到的对方的执著，突然复制一样的粘贴在自己身上时，那种修别人不找自己的可怜样真是可笑，那一刻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这时想起了师父讲的法。

师父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著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转法轮》）

不管是回炉也好，还是自己心性掉下来的表现也好，试想一下：作为修炼人，哪颗人心不该好好修呢？哪一颗人心不是应该去的呢？只要是自己的执著，没什么可犹豫、可商量、可回旋、可退缩的，就是修、就是要放下，最后的这段路就一定能走好。

以上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讲真相的使命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在家时很少唱歌，但在黑窝里，我看见警察、医务人员路过或送药的时候，我就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有时警察或医务人员来了，我还没注意到，监室里的人就提醒我：“赶快唱歌。”监室内充满了正能量，一派祥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尊重、敬佩。

——摘自本文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在讲真相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遭绑架和非法关押。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我都记着自己有救人的使命。

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履行自己的使命

在看守所，我是唱着《法轮大法好》歌曲进去的。我面带慈祥，对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修大法做好人，是被绑架的，是被冤枉关押的。现在中共不讲理、不讲法，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走过劫难。”

自我介绍后，我就开始背法，发正念，炼功，该干什么干什么。摄像头照着，我也不动心。警察不管，值日员更不管，还看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呢。

我在家时很少唱歌，但在黑窝里，我看见警察、医务人员路过或送药的时候，我就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有时警察或医务人员来了，我还没注意到，监室里的人就提醒我：“赶快唱歌。”监室内充满了正能量，一派祥和，每一

机器又听话。”结果打印机打不出黑色，电脑鼠标也不灵了。我只好暂停工作，学法和向内找，意识到自己这个显示心和欢喜心是多么不好。然后，设备又能正常工作了——原来麻烦都是自己招来的啊！

有时我忙了，就随便吃点什么，做饭也经常糊弄。一天，孩子要吃饭，我说：“等一会儿，这批活干完了再吃。”我刚说完，打印机就卡住了。故障排除不了，我带着急心发正念，又求师父帮助，也没解决，只好停下来给孩子做饭。吃完饭后再干，一切都正常了。我悟到，是师父让我停下来做饭、吃饭，要尽量符合常人状态修炼。

还有一次，我没学法就急着干活，就听见打印机有节奏的发出“抓紧、抓紧、抓紧……”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应该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去干事心。

从二零零四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的资料点照常开花。除了做好资料点的工作，多年来不论是上街买菜、办事、赶礼，碰到有缘人我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随身带上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备用。

有一天，我打开电脑，一看电脑左边出现了一条龙，干完活就关机了；第二次再打开电脑，一看右边也出现了和左边一样的一条龙。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

救人急

晚上我会找同修结伴去讲真相救人，全县各乡镇基本都去了，去了很多次。可是有一个远的乡镇交通不方便，半路要倒车，我去了三趟，才达到目的地。最后一次是秋冬初，我背了四十本《九评共产党》、二十本真相大册子。

一次我在居民区发真相资料，五个楼全锁门。我想我是来救人的，我求师父帮助弟子，结果我一拉，门就开了，

修去自我，学会制作全套资料

二零零四年，外地同修建议我：“你们这里也办个资料点吧！”我觉的很犯难：一、我文化低，不懂技术，对电脑一窍不通；二、怕遭邪恶干扰、迫害；三、担心当地有了资料点，就不需要我再往外地跑去取资料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有失落感。

对于我这些不理智的人心，师父及时的点化弟子。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我站在戏台上，手里提着白色水壶，台下的孩子都是五、六岁的样子，每人拿着白色的小碗要水喝。面对一群干渴的孩子，我用仅有的一壶水给他们解渴……还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喝到，水就用尽了。我悟到：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去救人，需要资料点遍地开花。

为了筹建当地的资料点，我找同修切磋。本人行的，但家庭条件不行；有的家庭环境好，但是本人有怕心。寻找了好多同修，都没落实成。因为我有观念，老想找个文化水平高的同修来做，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有位年轻同修想做，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买了电脑和打印机。这样，第一朵小花开了。

由于正法的需要，我也学习做起了资料。我当时连电视机、手机等都不会摆弄，外地同修鼓励我，耐心的教我。我静下心来，一点点的学，先用笔记下每一个操作步骤，再一遍一遍的演练，终于有点通路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年轻同修的帮助下，我边干边学。最后，我能胜任制作全套真相资料的工作了。

在制作真相资料中修心

别的地方真相资料做不出来，完不成的任务都由我做了，自己就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心想：“就是我做的好，

个人对我都很尊重、敬佩。我也关心他们，菜或其它吃的东西都与他们分享。

关系融洽了，我就慢慢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文字，受到全世界各族裔人民的敬仰与尊重。江泽民妒嫉大法师父，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中共通过历次运动，在和平时期杀害了八千万中国人。

中共的法律只针对老实人，那些贪官污吏、真正无恶不作的流氓、黑社会份子等却逍遥法外。真正邪恶的就是共产党邪恶的体制，中共就是整人、害人、杀人。监室里的人对此很认同。我告诉他们：“以前入少先队、入团、入党时，都发过要把生命献给邪党的毒誓，发了毒誓是要兑现的。”之后我引导他们做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

他们明白真相后，就一个一个来找我退出党、团、队组织。监室里有出去的人，有新进来的人。新来的人，我也绝不会错过让他们得救的机缘，也劝退。陆陆续续共有三十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智慧的把三退名单传了出去。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人，杀了两个人，一个人重伤。他当过五年兵，任过村干部，有三十几年的党龄。我帮他退了党，并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世也没有白活，来生会有幸福。”他很感激我告诉他真相。

在看守所期间，我每天都抓紧时间背法、发正念、炼功。监室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一节课，就是看电视。我上课时间炼第五套功法或发正念，下课炼一、三、四套功法，饭后炼第二套功法。我每天五套功法炼两至三遍。

有一天我炼功时，室内有三个人跟着我一起炼。炼了大约十分钟，喇叭就喊起来，他们停下了。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我说一个不动能制万动！”（《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丝毫不动，坚持炼下去。

除夕晚上，监室要求每人唱一首歌。我第一个出场，高唱《法轮大法好》。我的声音洪亮，响彻监室上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我双盘打坐，背诵师父的《论语》。我一口气背完，全身发热，满面红光。监室内二十二个有缘人在除夕夜听闻了真善忍大法，他们兴高采烈。然后我主动提出值十点到十二点的班（我七十岁了，平时不安排我值夜班的），值日员很高兴。

值班时间，我把五个苹果洗干净，用盘子装好。凌晨十二点一到，我把水果盘摆在窗台上，双手合十：“弟子给师尊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热流从我的头顶通透全身，我泪如泉涌。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谢谢师尊！

二、法庭上维护大法

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通知去外地法院开庭。从看守所去法院的路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到了邪恶的黑法院，我打出巨大的“灭”字，把整个法院罩住。我背着师父的法：“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我昂首挺胸，正念十足的走进法庭。

非法程序开始，我要求所有中共党员回避，因为中共党员是无神论，不配审问信仰神佛的大法弟子，被非法驳回。

针对公诉人的非法公诉，律师有理有据的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公诉人哑口无言。

把堵着窗户的树枝剪掉了。邻居下班回来后，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虽然当时我忍了，可这个怨恨心始终埋在心里。

“我修炼法轮功以后，一切都化解了。邻居刁难我，要在我家院子三分之一的地方盖仓房，内带厕所，问我：‘你同意不？’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说：‘可以。’他占用了一米多地，我家方正的院子变成个菜刀形状的；仓房的房梁正对着我家的门，下雨时，雨水全都流到我家院内，我都不计较，甘愿吃亏。从此以后，化解了两家的怨，是大法改变了我。”

我又给警察讲：“我去市场买两元钱的馒头，给卖馒头的人五十元钱，可他找给我九十八元，多找给我五十元。当时我和熟人在说话，也没看就放在兜里了。我又去买菜，在付钱时，发现多出五十元钱，我急忙回来给卖馒头的人送钱。我说：‘对不起，你多给我找钱了，在买菜时我才发现。’他惊讶的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修的是真、善、忍，是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孝敬老人的事：“我婆婆没病时，把钱分给了两个女儿、孙子、外孙子，没给我一分钱。婆婆后来双目失明，因为脱肛，大肠掉出一尺多长，没有人照顾她。我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后，从心里对她好。她喜欢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喜欢吃饺子，我就三天两头给她包一次；愿意吃猪蹄，牙口不好，我就用刀给剁碎，用勺子喂她，每次吃饭都得喂；她大便没有知觉，随着肠子往下流，每一天我都给她洗下身，把肠子洗净后，还得送上去。如果我不学大法，我是做不到的。”

我说：“这一切，都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教导我做的。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好人多不是更好吗？！”

我还没讲完，局长说：“你先坐着，我们去吃饭。”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回来了。局长说：“你回家吧。”别的什么都没说。就这样，第二天我照样去取真相资料和光盘。

那个资料点又被破坏了，我又去了五百多里远的地方去取资料。每次都是一大包和一小包。

有一年形势最紧，上车前，都得打开包检查。当时我就求师父，我的脑中出现“后门上车”，我就背着大包、手提小包去了后门。上了大客车，我笑着问司机：“我上车补票行吗？”他说：“可以。”从此以后再去取资料，我就从后门上车，半个月一次，风雨不误。如果师父有新经文发表，我马上就去取。

二零零零年阴历五月初六那天一早，我要去取真相光盘。我还没走，警察就来我家非法抄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翻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家里有东西他们也没看见。

他们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当时有四个人对我非法审讯。科长说：“有人说你去北京，你去没去？”我说：“我真想去，可是我没有钱。如果你借给我钱，我马上去。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

“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的是真、善、忍，我们做好人，祛病健身。你们知道吗？我曾经得了医学治不了的病，最厉害的是肝硬化腹水，后来消业还出现过肝昏迷，身体黄的象黄纸一样，连眼球都是黄的，天天昏睡，不能吃不能喝。这次我总共在家躺了四十多天，我心里明白师父能救我，因为我心中有法。最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开始排尿，尿出来的都象苦胆一样的东西。连排了几天后，我的身体消肿了，黄疸没有了，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

“如果我是你家的老大姐，伟大的法轮功师父给我调理好了，你们怎样想？还反对大法吗？”

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做好人、化解渊怨的故事。

我说：“我修炼前，邻居在我房子的后窗下栽了一棵树。小树长大了，树枝堵着我家的窗户打不开。我告诉他家几次把树枝剪一剪，他们也不剪。我父亲来我家串门，用镰刀

最后轮到自我辩护。面对在场的公检法司人员，我没有以前的仇恨、厌恶、鄙视之心，我发自内心的认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们是被邪恶毒害，被捆绑的，是真正的受害者，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

我首先慈悲、友善的向他们问好，然后平和的讲述修炼法轮大法是《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公通字39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颁布的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被迫害十五年后，二零一四年《法制日报》重刊了“公通字39号”文件，再次表明法轮功不是邪教；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第99条和第100条，是废除了印刷法轮功书籍和法轮功资料的禁令。因此我告诉世人：传播“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不违法，是修炼人慈悲救度世人的善言善行。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而本案公诉人把我依法控告办案警察违法违宪的控告书作为我犯罪的证据；把我这个原告办成被告。我请求法官查清事实，公平、公正对待一个公民，一个修心向善、一心为别人好的修炼人。最后，我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们都是大法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真心祝愿各位能够守住良知，平安渡过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

此时我的全身被暖暖的能量包容着，头脑清晰。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感受到了场外同修们强大正念的加持。我滔滔不绝的讲述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超常；讲述我们师父的洪大慈悲……我感觉今天这个舞台就是为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眼前这些特殊众生的。我不管结果如何，一心正念正行，履行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直到我被法官打断，被法警架着拖出法庭，关进小屋。

之后,我再次被带进法庭,被非法判刑一年。我当场喊冤,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法轮大法清白!”并提出上诉。最后我说:“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祝愿各位全家平安。”他们满面笑容的看着我离开法庭。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文: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村里的叔伯大娘去世后过“三七”,院里一个大爷在酒桌上突然对我说:“你还学法轮功哩!你做的那坏事你怎么不说说啊?!”我问:“什么事啊?大爷,你说什么事啊?你说就行。”……我给大爷倒上水、倒上酒,对他说:“大爷,你说是归你说,俺是学法轮功的,说真话,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偷了就是偷了,没偷就是没偷,我真没偷。”

后来叔伯大娘过“五七”时,那个大爷又夸我:“你的心眼好,你象一朵花一样,心眼直的象胡同直奔奔,一点弯没有。”

——摘自本文

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一九九七年和妻子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借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得法修炼 学法洪法 提高心性

一九九七年十月,县城里的同修来我们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当时闹胃病,到处看病,吃过中药,用过偏方,

从祛病健身说起……晚上他们请我吃饭,说是接风,没刁难我。他们问我住址,我说:“不能告诉你们。如果我说了,就会被劳教判刑。”

北京的很多警察知道法轮功好,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神奇事。一个宋姓警察要给我写笔录,我说:“那你就写我的心里话吧: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说:“我再给你添上一句:我永不变心。”

晚上九点后,把我送到一个空房子里,两个警察看着我。他们用大电水壶烧水取暖,让我在水壶边上的大凳子上躺着睡觉。一个高个子的好心警察把自己的棉大衣给我盖上。他说:“我们这地方有很多人炼法轮功的。”他还告诉另一个胖警察:“你别看电视了,大姨可能是从远地方来的,让她休息吧。”胖警察就把电视机关了,他到门口坐着睡觉。

第二天早晨五点,高个子警察跟胖警察说:“我得回家给孩子开门。”我把大衣还给他,谢谢他,他走了。我想,这不是我呆的地方,就悄悄出来了。那个胖警察睡的“呼呼”的。我看到外面大门没锁,还有缝。我想是师父让我走,我把前一天晚上的饭钱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我回到北京的住处,是同修租的房子。我和成都的一位老师同修、大庆的一位大夫同修做了一些条幅,提供给上天安门证实法的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从北京带了一大包真相资料顺利的回到家中,分给周边一市二县的同修,并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正法洪流之中。

远途取真相资料,再一次遇警察

我们当地没有真相资料,我就承担起去外地取真相资料的任务。开始去二百多里远的地方取。后来那个资料点被破坏了,我又去六十里地远的另一个地方去取。取了几次,

讲真相讲故事 警察、亲友都信服

文：中国吉林大法弟子 盛开莲

【明慧网】二零零零年年底，我与同修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条幅，被送到北京周边一个乡下派出所。乡下的警察都对我挺好，因为我一去就给他们讲真相，从祛病健身说起……晚上他们请我吃饭，说是接风，没刁难我。北京的很多警察知道法轮功好，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神奇事。一个宋姓警察要给我写笔录，我说：“那你就写我的心里话吧：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正乾坤！”他说：“我再给你添上一句：我永不变心。”

——摘自本文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个佛教徒。因为身体不好，我练过很多气功，结果不但以前的病没好，又多加了好几种病。后来肝硬化导致肝腹水，我被送到医院。大夫叫家人准备后事，说我来晚了，但我总感觉有人能救我。

一九九六年，有个熟人告诉我：“现在有个功法挺好，叫法轮功，你去看看能不能炼。”我说：“我能炼。”得法修炼后，我身体的多种顽疾痊愈。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平稳的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并且越来越走向成熟。

去北京证实法，遇乡下善良警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二零零零年年底，我与同修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条幅，喊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我被一帮恶徒打倒，强行推上警车，拉到前门派出所。因为不报姓名，我被送到北京周边一个乡下派出所。

乡下的警察都对我挺好，因为我一去就给他们讲真相，

都没看好。虽然是疾病缠身，但我不是因为看病的目地走入大法修炼的，就是觉的大法好！

后来我的这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炼功后，比较明显的感觉有：炼第二套功法抱轮动作时，感觉脚尖象离地一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如果你全部都通的很好，那么你会往起颠，觉的自己往起拔，有离地的感觉。”我真实的体会到了这种脉通了的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刚得法时，我的心情激动啊！因为我是农村人，农活挺多，干活、走路时，我就连跑加颠，尽量快点干完活，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在学法修炼上。后来我把家里种的小树卖了，攒了钱，买了一个拖拉机，拉着同修们到我们各个乡、镇的集市上或村里去炼功洪法。

我修炼以后，努力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一天，村里的叔伯大娘去世后过“三七”，院里一个大爷在酒桌上突然对我说：“你还学法轮功哩！你做的那坏事你怎么不说说啊？！”我问：“什么事啊？大爷，你说什么事啊？你说就行。”他接着说：“你偷你父亲的玉米，你怎么不说说啊？”我给大爷倒上水、倒上酒，对他说：“大爷，你说是归你说，俺是学法轮功的，说真话，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偷了就是偷了，没偷就是没偷，我真没偷。”

后来叔伯大娘过“五七”时，那个大爷又夸我：“你的心眼好，你象一朵花一样，心眼直的象胡同直奔奔，一点弯没有。”

一次国道旁边要埋设电缆，我村的一个承包户承包了任务，在村头挖沟，我跟着他干活。沟有一米多深，十米长。我们村里的一个人跟我要铁锹，要把我刚挖的沟再填上。我没有给他，他就开始骂我，骂的很难听。

我没动心。旁边的人叫我揍他，我说：“我要揍他，不白学法轮功了啊！”后来我知道因为他家丢了羊，他又喝了点酒，才做出这种事来。我没有跟他一般见识，这一关我过去了。

一心一意证实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们就一心一意开始证实大法，骑着摩托车出去喷标语、发真相资料，摔了也不觉的疼，刮风下雨都会出去证实法。

一次我们上北京证实法回来，在村大队书记那里，我们镇上的派出所来了三个人，打了我一阵子。副所长又让我坐到屋里地上，又打了我的左脸，打右脸，一直到打累了才停止，在场的村里的官员没有一个吱声的。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我知道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过年后我们到处去喷真相标语，我在我们村里喷了“法轮大法好”。我们村的人见到我，告诉我说：“不知道谁用电脑打了个‘法轮大法好’，那字你是写不了！”我听后感到很高兴。我有时候早起、有时候半夜里去，遇到不好走的路摔倒也不疼。

在一个村的电线杆上，我喷了一个“天灭中共”的标语，已经好多年了，贴广告的人都在旁边贴广告，没有覆盖标语。

有一次，我看到在一个村的一面墙上有很多中共邪党领导人的画像，我和同修在一天晚上一起去把画像都涂抹了。后来他们自己就把墙上的磁瓦都砸了。

有一年中秋节那天，我在地里干完活后回家，没做饭，就赶快想着去发真相资料。到了那个村以后，看到村里的好多人都在大街上乘凉，我心想：“这样发资料不方便，要是下点雨多好，让他们都回家。”果然一会儿下起了雨，村里的人都回家了，我一会儿就发完了。

回到家，父母在家里包好了水饺，等着我呢。我知道，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大法的事，师父事事都给弟子安排的很好，感恩师尊！

除了农活，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洪法讲真相用的交通工具从一开

始的自行车、四轮拖拉机，到后来用的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轿车。两个电动轿车载着同修赶集串庄，发真相资料，讲真相，都跑了成千上万公里的路程。

这些年，在我们县里讲真相走了七十多个集市，使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

我有一儿两女。我的两个女儿怀孕时，检查都是横胎，但生产时胎位都能转成正常。我得法时他们还在读小学、初中，当时孩子们也跟着学了大法。后来他们没有能一直坚持修炼下来，但是他们对大法都是支持的，经常给资料点资金支持，他们也都得了福报。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开始时，我们被非法抄家，猪和牛、四轮拖拉机被抢走，我们也离家出走了。在迫害中走过了这么多年，从物质利益上失去了不少，但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更多。

儿子在一家好的公司工作，每年有十万块钱的奖金。他们为我们老两口买了车，买了房，使我们现在没有经济压力。

在农村种着几亩地根本买不起楼和车，可我们是比较早在县城买楼的。表面是孩子给买的，我知道是师尊给我们买的。除了农田里的农活之外，我们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做了三件事上。

我们村明白真相的村民对我说：“你看你们受迫害这么多年，但在我们村还是过的最好的。你们孩子也争气，庄稼也争气。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大城市上班，都有高薪收入，都买了车买了楼，生活过的都很富裕。”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赐予弟子的。

弟子感恩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